

# 閒話桂系人物(一)

李潔

## 黃紹竑的早年

在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前後，以迄對日抗戰及行憲之初，桂系人物始終為衆所矚目，扮演着重要角色，也曾為國家帶來了許多不幸。

桂系大將黃紹竑字季寬，始則與李宗仁並肩作戰，統一廣西；繼而供職中央，深受當局倚重。歷任內政部長、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、兩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及湖北省政府主席、監察院副院長。三十八年春出任李宗仁派赴北平之和談代表，與張治中、邵力子等晚節不保，同時投共；不受紅朝重視，閑散既久，抑鬱以終。其一生成敗功過，多在人耳目，無待筆者贅言。惟筆者自抗戰軍興，由教育界轉入浙江省政府服務，即在黃紹竑第二次主浙任內，其間約有二、三年承黃指派擔任秘書及講詞回憶錄整理工作，因此接觸機會較多，得以窺見其所保存之早期生活及從軍、從政資料，不乏傳奇性之事迹。

距今雖已事隔四十餘年，所留印象仍極深刻。特就記憶及參證黃紹竑的「五十回憶」一稿（脫稿於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前夕，僅印少量分送友好）撰寫本文，以供關心民國人物史事之學者專家參考。

### 訪梅嶺珠璣巷尋根

黃紹竑的故鄉容縣，係廣西舊梧州府屬之一縣。縣城名勝鎮武閣，又名經略臺，為唐代建築物，至抗日戰爭勝利後尚堅固完好。黃的先祖源出中原，因滿清入關，避亂南遷，至廣東之珠璣巷，再遷廣西。珠璣巷在小梅關南麓，為北人南來渡梅嶺後的第一宿站。兩粵客來之民，問其始居之地，多以珠璣巷對。黃紹竑於民國三十三年夏，經過珠璣巷，曾下車對訪問他的人說歷史故事，市井依然，而三百年前事，已不知滄桑幾變。曾填鷓鴣天詞一闕，以誌感慨。

五十年湖作漫遊，珠璣巷裏溯源流，沾身粵海絲絲雨，極目中原點點愁。尋舊迹，幾荒丘，老鴉啼淚破牆頭。欲知數百年前事，梅嶺花開幾度秋。

黃紹竑生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時為甲午中日戰爭的後一年，他十三歲以前在故鄉讀私塾及小學，清宣統元年（公元一九〇九年）春天，他十四歲才由容縣到桂林去投考陸軍小學。由容縣去桂林，走的是水路，從縣城坐北

流江的民船經藤縣，入西江，到梧州，再換桂江民船，逆流而上，經過二十餘日，方始到達桂林。他到了桂林，陸軍小學新生考期已過，其他的學堂尚未招考，日間無事，就去遊山，獨秀峯是首先登臨的目標。這裏可對桂林的輪廓，先得到一個印象。其餘如風洞山、七星岩、象鼻山、伏波岩、月牙山、老君洞、天子田等，都是初到桂林的人半月裏就要遊遍的。那時桂林的客寓，約分為客棧與試館兩種。客棧是按日計費的，住者多半為臨時過往的客人；試館是按月計費的，住者多半是比較久留的客人。試館是為來省考試的秀才童生而設的，後來科舉廢了，試館便成為通學學生的宿舍，因此就有改用學生寄宿的新名詞，以廣招徠的；黃紹竑到桂林便租試館來住。不久考取了兌澤高等小學，進兌澤小學，半年後，兌澤與蒙泉兩校合併為廣西模範小學，黃紹竑在廣西模範小學讀了一年，到了宣統二年春，陸軍小學第四期招生，他去應考，被錄取了，這是他一生事業起點的學校。陸軍小學地址在文昌門外，一切建築，都是有計劃而很宏偉的。三年畢業後，升入陸軍中學，兩年畢業後再升入保定軍官

學校，一年後畢業。

當時在桂林的新軍人物，除了陸軍中學的長官之外，如兵備處督練公所幹部學堂學兵營等，都是新軍人會集的機關，彼此接觸的機會很多。許多青年都在不知不覺間和新軍人物融合同化起來，終於成爲廣西革命的導火線。張鳴岐年少有爲，引用的新人物中，如胡銘盤治警政，朱文劭任司法，莊蘊寬爲兵備處總辦，鈕永建爲幫辦。莊、鈕復派王勇公招致許多軍事人才，屬於士官派的，有孫孟戟、陳之驥、趙恆惕、覃鏗、田稼軒、雷壽榮、楊曾蔚、唐之道、孔庚、尹昌衡等。屬於國內派的，有呂公望、冷禦秋、劉建藩、耿毅、何遂、錢謨、林之淵、楊明遠等，共計二十餘人，皆少年新進勇於任事，實爲廣西革命最初發動之人物。

張鳴岐雖具革新政治之心，却無革命排滿之誠意。一般新人物，大都和九龍香港一帶的革命黨人黃興、趙聲等暗通聲氣，秘密進行革命工作。有一次張鳴岐在宴席間自言：「革命並不是一件奇怪或可怕的事情，本人有志革命刷新軍政，自信是廣西革命領袖。」說畢拿出他新置的手槍，給大家傳觀，說是革命武器。一般青年人還以爲張鳴岐真能贊助他們革命，不料張已暗約龍州講武堂堂長蔡松坡（鏞）及前任陸小校長被學生轟走的蔣伯器秘密到桂林。派蔡爲幹部校長兼學兵營營長，以去陳之驥、孫孟戟，派蔣任兵備處總辦，代王芝祥。並以隨將同來的董吉生（紹箕）爲陸小監督，斯烈（夔馨）爲提調，將原任陸小監督的雷壽榮和兵備處經理科長孔庚，先後拘

捕扣押起來。

黃紹竑約同王勇公、孫孟戟、陳之驥三人連夜謁王芝祥，苦求設法。王先有難色，後來見他們懇切求情，心爲之動，即毅然說：「難得你們有這樣義氣，好好，拚我老面子不要，替你們去碰一碰看。」漏夜赴撫署，和張鳴岐磋商良久，議定條件，限這班青年於兩月內全部離桂。特別指定陳之驥、楊曾蔚、王勇公、孫孟戟四人，在三日內先行離開桂林。王將此意轉達，並勸他們服從，一場風波就此消弭。廣西革命，經這班人的鼓動提倡，一般青年，尤其是學兵營及幹校學生，腦海中已注滿了革命思潮。都在磨拳擦掌，等待時機的到來。

辛亥年，首有溫生才炸廣州將軍鳳山，三月廿九日廣州起義激發了桂林青年學生的革命意識。在陸軍小學學生裏，黃紹竑與胡馳翼、夏威、黃遠鎮、黃克綏、馮鎮邦、陸受禎、栗鎮國等八人在近松園小酒館內，經過了一次歎血式的痛飲，組成了一個小團體。這是他獻身國家致力革命的一個起點。這年的暑假，黃紹竑約同夏威同去廣州灣一行，目的是運軍火。回到家裡，黃的父親說：「革命、革命！不要把自己的頭先革去了！十幾歲的小孩子，就講革命，究竟懂得什麼叫革命？」黃紹竑要到廣州灣的意願取銷了，仍舊回桂林照常上課。

武昌起義，全桂林都震動了。有陸軍中學代表任道方、李作勳兩人秘密回到桂林，報告武昌起義情形，人心更爲浮動。這時張鳴岐已升任兩廣總督，繼任桂撫沈秉堃和藩臺王芝祥及廣西諮

議局議長等，見大勢所趨，合議響應，乃於九月十七日（農曆）宣佈廣西獨立。由諮議局推舉沈秉堃爲廣西都督，王芝祥、陸榮廷爲副都督，定期舉行慶祝大會。

廣西宣佈獨立，舊軍計劃乘慶祝大會的機會，攻擊新軍和陸軍學生。天將拂曉，陸軍小學學生整隊入城，參加慶祝典禮。行至文昌門，突遭城防的舊軍開槍襲擊，乃退集於李家村，聯合新軍與叛軍對峙。結果，叛軍是被解決了，但從此新舊軍意見日深，無法消除。

組織學生軍北伐敢死隊，除陸小一部份同學外，其他中醫師範法政各學校學生參加者，極爲踴躍，因經費及槍械所限，僅組織了一隊，共一百二十八人，由梁潤軒任隊長，馬英武、馬子駿、封高英、鄧紹伊任排長，黎福楨任特務長。彼等皆係在陸軍小學時任學長、助教等職，而爲學生所敬仰者。陸小同學分任班長，黃紹竑亦爲班長之一。隊員有胡馳翼、白崇禧、呂漢新、伍展空（廷颺）、夏威、黃星垣、俞作柏、梁瀚嵩、黃晉、龐海鯤、李雅齋、黃遠鎮、李偉英、呂煥炎、余志芳、梁朝璣、李普生、李少漁、李造時、秦鏡、秦益厚、翟宗保、陸受祺、甘象賢、宋豫章、李朝芳、蒙志、黃顯、白書亮、劉崇、黃岸蓮、黃良、唐瑞菁、鄭昌瑤、邱錦源、葉青、梁希斗、羅傳英、尹振、陳壽昌、莫奎、林蔭鴻、封傳璧、馮曉霞、吳干等數十人。

學生軍歸統領趙恆惕指揮。乘民船經那陽、衡陽、湘潭而至長沙，換乘輪船，至洞庭湖，入長江，至湖北省會武昌南六十里之金口鎮登陸。

時清兵據漢口、漢陽，與武昌革命軍隔江相峙。廣西北伐軍奉令擔負左翼軍的任務。由金口渡江，經大集鎮蔡甸，威脅清軍側後。旋清軍向孝感撤退，北伐軍更渡過襄河左岸，經漢川縣茅神渡，折而向東，直趨孝感。至清軍退至武勝關以北時，和議告成，軍事行動乃告一段落。軍紀非常良好，所以沿途民衆對廣西北伐軍都很歡迎。當時尚無政治工作人員擔負軍民合作的組織，民衆對於軍隊，僅是一種消極的好感表現，而不是積極的協助。

### 考入陸軍預備學校

民國成立，廣西北伐軍及學生軍奉令調到南京。在元月中旬，由孝感縣乘火車到漢口，這批廣西青年都是第一次見到火車，也是第一次坐火車，大家都感到非常驚奇與快樂。武漢為中國通商口岸之一，當時租界尚不許帶武器（即帶刺刀）的士兵進去，大家僅能在中國地界裡行走。又因房屋多為清兵所焚燒，殘碑破壁滿目淒涼。劫後的市民，正在瓦礫堆中搭起臨時的家屋，以重建他們的生活基地。在他們的心中，對於清兵十分痛恨。過江到武昌遊覽了黃鶴樓，登樓四顧，一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」的詩境呈現眼前，胸襟為之開朗。對於武漢三鎮煙囪林立的工廠，望得出神。這些工廠多半是張之洞所手創，無形中有了衷心的景仰。起義門是湖南第八鎮新軍及陸軍中學生首先進入武昌的城門。其右側的楚望臺上，曾經架炮轟擊兩湖總督衙門，掩護步兵進攻，致使兩湖總督瑞澂倉皇逃走，完成

武昌城的佔領。革命史跡，引人入勝。黃紹竑等在漢口停留三兩日，乃坐長江的民船，由輪船拖帶下南京。初到駐在小營，即陸軍小學舊址。後又遷至鼓樓南小桃園之端方公館。一個滿清顯宦的安樂窩，忽然變作小兵們的駐所，真是革命軍人最得意的報酬了。日間無事，則結隊遍遊城裏城外的名勝古蹟。

廣西學生軍敢死隊以任務完畢，全體隊員轉往南京入伍生隊，以為升入軍官學校造成軍官之準備，但隊員中有許多普通學生不願從軍，仍願繼續其未來學業，故在南京入伍者僅半數。南京入伍生隊為各省學生軍合併而成，共約一千數百人。沈靖侯為總隊長，分步、騎、砲、工、輜各科，黃紹竑分在騎兵科，入騎兵隊；不久因隊中官長多為他省陸軍小學的同學，學識都差不多，而且又沒有帶部隊的實際經驗，全隊只有馬數匹，設備多不完全，很多人請求退出入伍生隊。黃紹竑在南京流浪了兩三個月，情緒至為沮喪。那時黃紹竑的族兄黃劍鳴及陸軍中學同學朱良祺、李孟庸等同在湖北都督府當參謀。他跑到武昌去，同他們住在蛇山南麓的兩廣會館，仍舊過着流浪的生活。他們一個月祇有二十串錢的薪水，生活很苦。到了秋天，南京入伍生隊奉令改為陸軍第二預備學校，設在武昌南湖。以前湖北、南京、清河各陸軍中學未畢業學生，改為陸軍第一預備學校，設在清河。黃劍鳴準備北上入學。後來黃紹竑由黃劍鳴設法並得李抱冰的幫忙，乃得復學。數月流浪生活，所受教訓最為深刻。

陸軍預備學校即以前陸軍中學，其程度約等

於今日高中，兩年畢業。一切設備皆極完善，教員多是飽學之士。黃紹竑在陸軍小學時，外語學的是英文。到了陸軍預備學校，因羨慕德國的陸軍，乃改學德文。起初教他的是一個德國人格拉氏，當黃紹竑二十六年主政湖北時，格拉尚僑居武昌，曾去看黃，已是七十餘歲的老翁了。以前陸軍學堂對外國語文非常重視，由小學、中學，一直到軍官學校，外國語文都佔很多的鐘點，用意在養成能通達國際形勢的國防幹部。可惜同學中專心攻讀的很少，而黃紹竑也中途棄置。國文也是學校裡很重視的一科，但是課本的取材，與教授的方法不太合理。

在陸軍預備學校的兩年當中，校長換了四位。第一任金永炎，第二任應龍翔，第三任史國鈞，第四任解朝東。學生對於學校總是不滿的，總以為換了校長，就可以滿足所望。後來到了軍官學校，亦是同一現象。民國三年的夏天，學校期考已畢，就要放暑假，黃紹竑非常想回家去一趟。而暑假的時間祇有一十日，計算來回所需時日，無論如何是不够的，恐怕逾期，就要受開除學籍的嚴厲處分。但是這種顧慮，終過擋不住他的歸心，遂不顧一切而南下。到了沔陽縣城，方知父親於半月前逝世了！得到噩耗，痛不欲生！留家僅數日，喪葬完畢，即行起程返校。到武昌時，已逾假數日，學校因歐戰延長假期，遂未被開除。民國三年冬，黃紹竑畢業於陸軍第二預備學校，成績平平，奉令由漢口乘火車到北平入伍。到了北平，被分發在北苑的陸軍第十師，師長是盧永祥，盧後來調到上海任淞滬鎮守使，不久

任浙江省的督軍。有些同學則分發在南苑的陸軍第八師，或者在保定。在各師入伍的同學，並不是集合在一起，而是每一連內分插數人，與連內的士兵共同生活。陸軍部對入伍的教育沒有整個的計劃，祇是任各師官長隨便規定。一般的態度：第一種是客氣。因為入伍是暫時的，犯不着認真。第二種是妬忌。以為將來畢業後，就要爭奪他們的飯碗。第三種是輕視。他們以為有了許多平時戰時的閱歷經驗就夠了，學堂裡的科學，在軍隊裡是沒有什麼用處的。

那時的北洋陸軍多是舊軍改編而成，在編制與形式上倒很整齊劃一，但是精神與技術上却是很陳腐腐敗。高級的將官固然大多數是短期改造的舊軍官，中下級幹部亦都是隨營學習或行伍補充的。隊伍裡所最恐怖的就是每一個營連部門口，掛着半截紅半截黑的兩條軍棍（又叫火棍）和兩個虎牌，差不多每日都有人要嚐到軍棍的滋味。有的被打得要死，半個月不能復原。就是連長也時常挨打，被打之後，還笑嘻嘻的說：「今天又領了二百。」在他們的心目中，對於挨軍棍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好像每月領餉一樣。有些甚至對士兵說：

「那一個大官不是由軍棍打出來的？」但是這種刑罰，也有因人而施的模樣。學校出身的人，受到的極少。有一個學生出身的軍官，因被打軍棍而自殺，這是由於學生能夠自尊自愛的原故。

袁世凱要做皇帝，很早就北洋的軍隊內做了政治工作。在部隊裏每星期必有一兩次的講道。

講道的時候，把袁世凱的大照片擺在講臺上；講道的人都是穿長袍馬褂的文人，講的內容，都是袁世凱已往的功業及在高麗被人炸斃不死，可信天命攸歸等神話，以及對民國創造的功績。這種講演，一般頭腦簡單的北洋官兵，不免受到麻醉。此外還編有一些鼓詞歌曲，專門詆毀國父孫中山先生及南方反抗袁世凱的革命黨人，令人聽了不但生氣而且感到肉麻。但此種辦法，實為軍隊政治工作之先河。

民國四年五月九日，黃紹竑和幾個同學正在閒談，忽然尹作翰哭喪着臉，跑來告訴大家說：「政府對日本所提二十一條款，已經承認簽字了！」好些人聽了這話，跟着痛哭起來。黃紹竑嚴正的對大家說：「哭有什麼用？我們應該拿出自己的力量，來挽救國家的命運。」於是這班同學就開始對袁世凱起了痛恨的心理。等到袁世凱改元稱帝，反對就更加堅決了。

民國四年六月入伍期滿了，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三期。黃紹竑學的是步兵科，這時的校長為曲同豐，教育長是楊善德，他是老辦教育的，相當得學生的信仰。那時在校的學生，有第二第三兩期，大多數都是南方人，而且大多數都參加過辛亥革命軍事的行動，因此袁政府非常不信任。遂借故將曲校長更換，調派袁世凱的親信軍官模範團團附王汝賢來繼任校長。軍官模範團團長，係由袁世凱自兼。團附及幹部，都是袁的親信高級軍官，學兵皆由北洋部隊保送，或在北方招考者。其目的在養成帝制之陸軍幹部，以替代軍官學校，袁死後始解散，一部改為保定軍校後期

生。王校長不學無術，而且十足官僚。初到校，很想討好學生。對於伙食十分注意，稍有不妙，即行棍責廚司。在那時飯食一項，真可說是「空前絕後」的好。後來因為一位同學偷看順天時報被查出，引起一場很大的風波。原來順天時報是日本人在北平所辦的報紙，日本政府暗地裏慫恿袁世凱稱帝，而順天時報却明顯的反對帝制，用種種方法，挑動中國的內戰，以遂日本吞併的陰謀。王校長以為看順天時報的人，便是反對帝制的革命黨，於是集合全校學生，將看順天時報的同學大打軍棍。同學大憤，鬨然喊打。王校長見勢不佳，退入校本部，並用電話調附近的軍隊將全校包圍，將所有的槍枝都繳去了，大砲亦繳去砲門。每一班都派兵一排，武裝監視，情形嚴重。一直監視了一個星期，見大家沒有什麼舉動，才把兵撤退。從此學校就成了一個無武器的軍官學校，一直到袁世凱死了，才把武器發還。袁世凱死後，王校長也隨着調開。繼任校長由教育長楊善德充升。自從學校繳械風潮發生，有好些同學跑到天津，從事反對帝制的運動。有人邀黃紹竑去，但是他立志要待畢業後才參加各種工作，都婉言辭絕了。袁世凱死後，跑到天津的同學也陸續回來，有的因為曠課過久，被延期畢業。民國五年的冬天，黃紹竑畢業了。他在陸軍預備學校沒有打好各種自然科學的基礎，但是對戰術戰略，確曾下過一番苦功。不但對學校所定課程，精心研究，對當時出版的書籍都廣泛瀏覽；他對戰術、戰略課程鑽研非常用心，有時教官被他問得很為難。（未完）